

人世间

二十岁的别离

孙光

记得儿子出国求学那天，一大早，儿子的姥爷、姥姥还有表姐等都来我家送他。大家高兴地相互问候、交谈着，转眼就到了去机场的时间，才发现儿子不知何时离开了家。顿时，全屋人像热锅上的蚂蚁，有打电话的，有下楼找的……妻子把焦急的目光投向我，我故作镇定地说：“再等一会儿吧，也许是和同学道别去了。”

终于，门铃响起来，儿子神色有些疲惫地进来。面对询问，他轻叹口气说：“去海边走了走。”从他的神情里，我读到了留恋、迷茫和顾虑。我默默地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陪他走下楼。

机场临别，仿佛只是一个眼神的交汇，我和儿子不约而同地张开双臂，拥抱了一下，这是自他长大后再没有过的举动。儿子随后冲我们挥了挥手说：“我走了，你们保重身体！”他瘦弱的身躯很快消失在机场的茫茫人海中。

下班回到家，顿觉屋里空荡荡的，我怅然地来到儿子房间，环视着狭小的空间，努力寻觅他留下的种种痕迹。心想：再也不用清晨叫醒他去上学了，再也听不到他下晚自习上楼时“噔、噔”的脚步声了……一时间，离别的万般情愫涌上心头，我的双眼不由得湿润了，关于儿子的件件往事在我的心头萦绕。

儿子自小内向、乖巧，没有“熊孩子”的顽劣。上学后，也是写完作业才会出去玩，学习成绩也很稳定。初中上的是烟台十中，没想到他进校不久，我就被班主任“请”到学校，当面数落儿子上课不认真听讲等。我有些气急败坏，脑子一热，当场狠狠地踹了他一脚。后来，家长会上班主任重点批评：有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虽然没点名，但我仍感到汗颜。令人欣慰的是，儿子的学习渐渐步入正轨，几乎每次考试都在班级的前十名。初中毕业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市重点高中烟台一中。

儿子上高一的时候，学习压力明显加大。每晚9点多从学校回来，吃点东西就一头钻进他的小屋，在灯下继续学习，常常熬到深夜。我和他妈妈每天上班，中午不回家，早晨给他把菜炒好，中午他放学回来自己热一下吃。期末我去参加家长会，一进学校大门，迎面就是一排大红榜。原来是考试排名前400名的学生名单，我在上面找到了儿子的名字，要知道整个年级有1200多名学生啊。能保持这个名次，考上大学是十拿九稳的，此刻我仿佛看见名校在向儿子招手，心里别提有多自豪和高兴了。

天有不测风云，反转发生在高二，儿子的学习成绩突然急转直下。我分析了早恋、玩游戏等各种原因，都被一一否定了。于是，我和他促膝交谈，鼓励他再咬咬牙坚持一年。儿子只是答应着，并不多做解释。此时，我有些不知所措，多么希望能真正从内心里了解儿子，助他一臂之力啊！我给他先后请了在校大学生，甚至高中教师为他做辅导，但这一次，奇迹没有发生，高考他落榜了。

那段日子，是我们家最艰难、灰暗的时光，我和儿子都沉着脸，互不搭理，但我内心在为他的未来着急、上火。我有一位做国际贸易的朋友叫杨志红，虽然是一位女性，但多年的商海打拼，练就了她超前和缜密的思维能力，更具有男性的豪爽和魄力。她在了解到我的苦衷和烦恼后，爽快地对我说：“把他送出去留学吧，长见识、练胆魄。学校我联系，费用不够我借给你！”我被朋友真挚的友谊深深地感动了。考虑再三，我决定送儿子出国留学，虽然那时他已悄悄地开始复习了，准备来年再考。

儿子离家时，正好二十岁。正是青春懵懂的年纪，刚出校门就被送到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去适应一个无依无靠的生活和学习环境，我自忖是不是太武断、太狠心了？但转念一想，那些成功人士不是都有少小离家、远渡重洋的求学经历吗？古人云“扶上马送一程”，也恰恰映照了前辈对后代望子成龙的殷切希望和关心爱护。鸟儿羽翼丰满了，总要离开巢窝，去翱翔蓝天！

回想我二十岁时，同样是高中毕业，也是高考落榜。面对今后的人生选择，我的梦想是参军，但父亲却把我送进了工厂。他郑重地对我说：“你哥当兵了，你就进工厂吧，都能为国家作贡献。”随后，父母转业被安排到外地，我也同样尝到了别离的茫然和痛苦，我的二十岁生日是出差在北京门头沟大山里孤独地度过的。在以后的多年里，我心有遗憾和抱怨，但我没有气馁和消沉。在工作之余，我参加了山东师范大学的函授学习，并通过了全国自学考试，获得了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

“机会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那年，企业开展劳动竞赛，创办了《竞赛快报》，就把我从车间抽调到竞赛办公室帮忙，第二年正式调到了企业宣传部门任干事。许多年过去了，我从一名普通工人到企业部门负责人，通过努力学习和勤奋工作，也同样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正可谓“条条大路通罗马”。

“目送征鸿飞杳杳，思随流水去茫茫。”如果说人生是一场不断前行的征程，那么二十岁的别离就是实现梦想的起跑线；如果说人生总会经历不断的别离，那么二十岁的别离最懂别离之苦；如果说人生有无数次的选择，那么不管是主动或被动，都充满了未知和挑战，但也蕴藏了无限的可能，只要努力总会有收获！

儿子出国没几天，就给家里打来电话了。我从电话里听到他语气里已蕴含了坚定和自信。他告诉我，一切都安顿好了，并打算今后勤工俭学完成学业，还让我去书店给他买几本外语学习资料和有关励志方面的书籍。

放下电话，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暖和喜悦，儿子好像一夜之间长大成熟了。我仰望窗外的蓝天，感觉虽然和儿子相隔万水千山，但我们共同拥有的这片蓝天和身体里流淌着的相同血脉，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故乡吟

母亲的小菜园

刘宗俊

老家的房子自父亲去世后，一直由母亲一个人居住。老房子间口窄，名义上是六间，实际上也就顶现今的四间房。虽然房子不大，但院子却不小，母亲就把院子东半部分充分利用起来，从外面推土回来垫成菜地，平整后种上了应季蔬菜。除了寒冬，基本实现了春夏秋的自给自足。

推开街门，映入眼帘的是绿油油的世界，黄瓜和芸豆绿意葱茏，在架子上伸展着须茎蓬勃生长。向阳的黄瓜花开得正盛，个别蔓上已结出翠绿翠绿绿油油的小黄瓜来。

母亲种菜，细心得就像初为人母的少妇，从打垄到种子下地，每一个环节都很精心。种上以后，菜就成了她老人家眼里的宝贝，每天早晨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一眼一夜没见的菜娃娃的长势，哪怕是刷牙的功夫，也蹲在地头瞅上两眼。她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人勤地不懒，菜也是有灵性的，你对它上心，它就长势好，你糊弄它一尺，它糊弄你一丈。到了黄瓜、芸豆开始爬蔓的时候，她就早早搭好架子，把每一株吐须的藤蔓小心翼翼地用塑料绳绑在架子上。同时从不让蔬菜缺水，哪怕是短时期不在家，她也叮嘱我别忘了隔几天去浇一次水，并且要浇透。她种的黄瓜、芸豆、韭菜、生菜、土豆、葱，总比别家的大且水灵。种的菜自家吃不了，她从不舍得，都分给了亲戚和邻居，与大家一起分享。我和姐姐吃的都是母亲在院子里种的菜。夏季是蔬菜生长的旺季，隔个两三天就能回家拿回一大兜水灵灵的黄瓜、芸豆、葱、韭菜之类的新鲜蔬菜。母亲常说：自家地里种的菜，不打农药，虽然值不了几个钱，但吃起来放心。

母亲还特别喜欢花，她在院子里栽植了好几种莱州月季，还托人弄来了牡丹。自从种了牡丹后，一有空她就盯着牡丹看，算计着什么时间能开花。让她郁闷的是，眼见了鼓了花苞，却没有开花，空欢喜了一场。后来她听说，牡丹要配芍药一起栽才能开花，就赶紧让我去弄芍药。

虽然我不太喜欢花，对养花的知识也知之甚少，但为了圆母亲这个心愿，我还是赶紧照办。

母亲忙碌着，快乐着，小菜园是母亲的牵挂和陪伴。因为小菜园的存在，我们做子女的对她的独居生活也多了几分放心。

诗歌港

黄金麦季

蔡同伟

金黄的麦浪
掀起眩目辉煌
将乡间的六月淹没
把农家的日子镀亮

六月的麦海是渔汛期
无数金鲤欢聚一起
乡亲全员出动
捕捞灿灿欣喜

收割机的利刃
把六月割开道道口子
浓郁的麦香
漫山遍野流溢

六月的晒场
铺展着幅幅风俗画
金黄的光彩
耀亮乡亲面颊

乡亲挥舞木锨
扬出道道金色瀑布
溅落满场
灿灿珍珠

思念那抹麦香

小镇

从金黄到雪白的道路
需要时间的锻打

镰刀的光亮在波浪下潜行
麦芒在皮肤裸露的部分
留下回归的标记
父亲交出星星 交出汗水
他用脊背上美丽的图案
决定了麦子站立的方向

城里的房子再大再豪华
只是我寄居的贝壳
跌跌撞撞
活到了父亲当年的年龄
朝思暮想
心安处还是山坳里巴掌大的家
只想认真听一遍父亲唠的家常

我的晴朗在芒种后
又一次生根发芽
我记住了每一粒麦子的芳名
我开始思念那抹麦香

绣匾

奋飞

姐妹绣技省夺冠
飞针走线看花眼
报答故土养育恩
村景绣出四块匾

一绣村南麦浪翻
成熟麦穗金灿灿
二绣村西花果山
果园结果红艳艳
三绣村北大草原
绿草织毯铺天边
四绣村东大粮仓
五谷丰登囤仓满